



思念落日

张明馥
著

远方出版社

思 念 落 日

张 明 馥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思念落日

序	(8)
思念落日	(11)
钟声不再	(14)
一小片蓝天	(17)
岁月如河	(19)
女人与哭	(21)
女人与笑	(24)
女人如词	(27)
正月里的女人	(29)
女人,曾在两千五百年前辉煌	(31)
裙褶里抖落的记忆	(33)
学会忘记	(36)
日子	(38)
家的絮语	(40)
一个无法弥补的“空洞”	(42)
西城墙下的小湖	(47)

承德冬日之旅

且走且停水云间	(50)
帝苑胜境落霞中	(53)
宫墙围起一片神秘	(55)
承德人有福了	(58)
棒槌峰情结	(60)
走马越南行：芒街·破车·万柱海滩	(63)
我看桂林	(66)
领略台风	(69)
一片美丽的海洋	
——中国万博文化城巡礼	(72)
游孔庙	(85)
游孔府	(88)
游孔林	(91)
游灵岩寺	(94)
失落的泰山	(97)

艺术没有殿堂

艺术没有殿堂	(100)
在回味中感受美与真情	(102)
感人的《战地浪漫曲》	(104)
笑来自生活	
——浅析《父与子》的喜剧效果	(106)

美与缺陷的启示

——电视剧《麦客父子》观后 (108)

《星星知我心》与现代“新儒学” (110)

自戕式的婚俗与“儿童不宜”的诱惑

——《寡妇村》观感 (112)

好个《少林小子》 (114)

十六岁的复杂与深沉 (116)

《阿甘正传》

——当代美国的童话 (118)

《秦颂》好看 (121)

雄浑悲壮与悠远超脱

——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欣赏 (124)

我想再看一遍《红樱桃》 (126)

“红尘”杀人

——析影片《红尘》的思想内涵 (130)

情致尽在朦胧中

——看影片《红粉》 (132)

在孤独中净化了的人的尊严

——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134)

自然与心灵的吟唱

——读秦戈尔的《吉檀迦利》 (136)

绝妙文章寻常词 (139)

谈“吃”也风流

——读散文《民食天地》、《面包祭》 (141)

目 录

琴韵箫声说古典	(143)
散淡人生都是歌	
——读汪曾祺的随笔	(145)
一幅别致的风景	
——汪曾祺与余秋雨的比较	(148)
如水文章如水人	
——悼汪曾祺	(150)
文明的呜咽	
——读余秋雨的《道士塔》	(153)
门外谈书法	(156)
品“梦”——一幅书法的随想	(158)
散文如何	(160)
我说“小女人散文”	(162)
一朵小花的震撼力	
——读巴西现代派小说《花、电话、姑娘》	(164)

难做狗文章

难做狗文章	(167)
“难得糊涂”辨	(169)
春节——吃的节日?	(172)
“同志”的沉浮	(174)
“龙年热”应该降温	(176)

也谈“马文化”	(178)
文章·电脑·肩周炎	(180)
何必都作痛苦状	(182)
“祥子”令我不是滋味	(184)
也说文人“下海”	(187)
何至俗陋如斯	
——看某夜总会入场券有感	(189)
“出集子”的困惑	(191)
结婚乎？发昏乎？	
——漫议近年婚礼仪式	(193)
是老年节，还是——	(196)
莫做新“鲁儒”	(199)
王蒙与王朔	(202)
向传统挑战，行吗？	(204)
也谈“人文精神”	(206)
该谁悲哀	(209)
吕晚村与“医俗之法”	(211)
王府井·大栅栏·主人翁	(213)
26，不容回避的数字	(215)
“怎么说呢”	(218)
不必大惊小怪	
——也说“文坛重排座次”	(220)
真的到了世纪末	(222)
青城，缺少一条河	(224)

展卷亦难觅轻松

——读《剪灯新话》 (226)

闲谈读书姿式 (228)

“内”战乎？“肉”战乎

——文革读书记 (230)

饥渴 (232)

葛优，千万别糟蹋自己 (234)

相逢何必曾相识

偶遇王朔 (236)

好一个文坛“傻大姐” (238)

中州大地留下他深深的足迹 (240)

难以忘怀的一面之缘

——仅以此悼念报坛巨星赵超构同志 ... (247)

尘世间的活佛扎木苏 (250)

小院里，一个真实的灵魂

——《郭沫若故居》参观记 (257)

共和国的一代传奇女子

——访《风雨情》作者章含之 (260)

再访《风雨情》作者章含之 (264)

霞光绚丽

——访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 (267)

把领袖请下神坛的人

——权延赤印象记	(272)
小孟与权延赤	(279)
将门虎女话沧桑	
——杨虎城将军之女杨拯英印象记	(284)
生命的关怀与礼赞	
——台湾著名女指挥家张培豫交响音乐会欣赏	
.....	(288)
跟着牛群赴“牛棚”	(291)
韩磊:走四方、恋故乡	(295)
与青春共舞	
——访舞蹈大师贾作光	(301)
王新民	
——沙漠中的骆驼	(306)
影坛上,一行跋涉的足迹	
——记电影《天堂之路》摄影、导演云文耀	
.....	(310)
西部有奇人	
——记远征探险摄影家张治国	(316)
芳姐	(323)

序

郭 钰

记得明馥请我为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起书名时，那是1994年。一转眼，继《一瓣集》的出版，她的第二本《思念落日》也面世了。似乎应了我当时的那句话：“现在是心香一瓣。过些年，一瓣一瓣又一瓣，终究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

她没辜负岁月，在文学的苦旅苦苦地追求、跋涉。三尺案牍，一盏孤灯，日以继夜地写，夜以继日地读，忘记了她十分喜爱的星星，疏远了她为之流泪的残月。她并没打算攀援那无限风光的极顶，只是随意地观赏那古道苍山、远天落日、青苔老树、芳草乱石、烟霞云霭、山野人家——用心灵同大自然对话，采撷沿路的一朵朵小花，细细地品味人生及大自然的造化。尔后，像对亲人和朋友娓娓细诉一般，平实淡雅，朴素无华，笔随心至，情润笔端，自然生成。这便是她那一篇篇华章，如汨汨清泉，明澈纯净甘柔清冽，渗入心田，流向遥远。而那神、那韵、那情、那境，让你浩叹，让你微笑，让你轻松，让你豁然，在你心头长久长久地萦绕飘逸。这或许正是大自然的魅力。

有读者曾向我打听：张明馥是何等模样的一位奇男子——我不禁哑然，她若是位须眉，如何为人慈母，做人娇妻呢？

不过，我倒也理解读者的误会，因为他们读了她的杂文、随笔和小品，这些看似精致小巧的文章，都是她真性情的流露。有的，甚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颇有股丈夫气。而她的深邃与犀利，含蓄而温婉，常常在情趣盎然、妙语宛转中，令人眼前一亮，心思一动，有所思有所悟了。有时在不经意中，又让你忍俊不禁，如挠到了痒处，微笑已不过瘾，直想哈哈笑出声来。其实，她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潇洒与快乐。她有“病”，而且症候不轻；她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愤世疾俗，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然而，毕竟是一介书生、小女子呵！读书为文，于世无补。于是，她的文章又常有愤懑的无奈和挥之不去的抑郁。

她还写人。由于职业关系，她采写了不少饱学之士、文坛俊杰、艺苑新秀、沧桑人物。戴厚英、汪曾祺、权延赤、舒乙、张洁、刘源、章含之、新风霞……甚至活佛扎木苏、杨虎城将军之女杨拯英等等。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他们美好的心灵，描摹他们的美德操守，慨叹他们的坎坷遭际，使他们栩栩如生地进入读者心扉，与读者共饮、共唱、共哭、共笑。她还写文艺随笔、影视评论、游记及一些遵命文章。她的本职工作是《呼和浩特晚报》副刊的主任编辑、部主任，每天要审阅稿件、签发大样，还要向作者约稿，出去采访，参加研讨会及讲课。她干得很投入、很尽职，也还得心应手。在兢兢业业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时，她并没失去自我。每每夜深人静、人困马乏之际，却又来了精神头，铺开稿纸，进入属于她自己的那方天地。

明馥请我为她的新书作序。如今为人作序者不是高官，便是名人。老夫既非官、亦无名，不免惴惴。尤其为文大半生，连一本小册子也未能出得，如今竟要为人作序，岂不笑煞

方家！然而，同窗五载，结发卅年，深知明馥者，舍我其谁？自是当仁不让！然越是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亲近之人，越是不知从何处下笔，只好胡涂乱写一通，以博读者一笑。

聊作序。

一九九七端阳

思念落日

天山在侧旁疾驰着闪过，终于甩在了身后。广袤无垠的荒漠，只有一条正东正西的公路横穿其中。没了山，仿佛没了羁绊，傍晚时向着遥无边际的西方，我和汽车一块挺进。八月的天空，整天都未见一丝云彩，灼热的太阳光从早晨罩着我们从乌鲁木齐向东奔向吐鲁番，下半响又从吐鲁番返回，向西奔向乌鲁木齐。于是，我看到了一幅西域大漠落日的图画。

天和地都融进浓重的桔黄色调中，肆虐了一整天的太阳终于疲惫了，懒懒地向天边沉去。光芒仿佛没了直射的能力，散漫开来，和着已经有凉意的风，抚慰着被炙烤了一天的山川、大地、人的脸颊与胳膊。面对面地向着落日，使目光别无选择。身后的山峰与大地如同抖开的玄色披风，暖暖的夕阳落人怀中，人已经变得通体透明。亘古以来对于太阳不尽的追逐，在这一刹那间不期而获，一切的荣辱、哀乐、升沉、希冀与幻灭都荡然远逝，只感受生命的庄严与崇高。

这情景，距离今天大概已有五年了。

冬日，残雪覆盖的一片墓地。我在一桩桩东倒西斜的墓碑中踽踽独行。夕阳西下，就着余光，我辨认着那些已沉寂在地下的灵魂们生前的名姓，想象着他们曾拥有过的或短暂或漫长的人生。生之烦恼，生之苦痛，抑或生之欢乐，在这衰草斜阳中都归于安详。蓦然抬头，一轮硕大的红日浮于西天的云霭，红如滴血，大如磨盘，浑圆得难以想象的完美。然而却没有一丝耀眼的光芒，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把辉煌化作生命的成熟，蹒跚着脚步，醺醺然迈向沉沉黑夜，在冬日柔和的傍晚，成为浮世红尘中再也引不起关注的背影。忽啦啦一阵阵暮鸦投向身后的树林，一种归宿的茫然袭上我年轻的心灵，仿佛听见天籁之声从天宇深处奏响，九曲回肠成为我生命的昭示。

这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我，成为我清苦的大学生涯中的孤独的享受。算起来，距今至少 30 年开外了。

然而后来，日月星辰从生活中日渐远去，经受着夏日的酷暑，冬日的寒风，奔波于求生之路。甩不开的卑琐，支撑不起的孤高，都在岁月的风霜中变得麻木。偶尔赶上日出日落，也尽量挪开视线，怕心灵承受不了那份震动。

落日离我远去，钢筋水泥的建筑挡住了视野，天空越来越狭小，小得放不下一抹朝阳，一抹火烧云。千里迢迢登一次泰山，到一次海滨，说是去看日出，看见没看见，总还没有忘却日之东升。然而日落呢？似乎永远留于古人面对大漠、孤烟、长河吟唱了。

生命的河还在流淌，太阳仍会东起西落，这正如潮涨潮退，是自然的律动与呼吸。个体生命对它们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人类一代一代在与它们天经地义的默契中寻找崇高与永

恒。这种感觉需要日日常新。而我,日落已经失落为记忆中的一片遥远的风景,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也在失落。

1996.7

钟 声 不 再

不知你发现没有，在日新月异的各种现代化音响海涛般涌入人们生活，挤进人们的耳鼓时，有些古朴、悠远，与人们朝夕为伴的声音却悄悄消失了，隐退了，人们仿佛再也记不起它们了。钟声，便是这样。

某一天，当我经过新华广场，外文书店大楼顶上那座电子巨钟正在报时，带有磁性的咣——咣响声，使我蓦然惊觉，突然想起，那种敲击而出的纯质的金属的钟声，离我们远去多时了。

我出生的故乡小镇，没有什么古刹庙宇，也就听不到所谓的暮鼓晨钟。但我从小就特别熟悉钟声，那是从最近的一所小学校里传来的。等到我也背上书包走进那所学校时，才知道那钟声是操场边一棵老柳树杈上吊着一截钢轨，是工友用铁锤一下一下敲击发出来的。这不是一座真正的钟，但我确信，其音质一点也不会比真正的钟差。此刻，我驻笔凝神，从记忆的河中还能清晰地网住那雄浑、悠扬、拖音漫长，仿佛周围空气都欢颤起来的阵阵钟声。听着钟声，母亲催我起床，听

着钟声，我一路上小跑着奔向实际上仅有一片空场、几间泥舍的校园。童年什么都是美好的。我挺直胸脯，双手放在背后，端坐着把脸朝向黑板，可我的眼睛却怎么也管不住时时斜向窗外，我在焦急地盼望着敲钟的工友快快出现。当他终于举起手中的锤子敲响第一声的时候，我便与那些男孩子一样，急得猴跳，待老师刚一离开讲桌，就冲出了教室，没深没浅地追逐戏耍，决不辜负课间的10分钟，直到钟声再一次响起。

那棵歪脖子老柳树，树枝子上吊着的半截钢轨，还有那位永远不慌不忙去敲钟的工友的背影，和那嘹亮的钟声，构成了我记忆中有声有色有节奏的童年风景。

上中学了，也没有离开钟声。教室里有了电铃，可全校集合还是靠后操场高高木杆上吊着的锈迹斑斑的铜钟。不过，这是一个真正的钟，不知是什么时候，在哪儿铸的或买来的。它的声音发闷，不算太响，可传得非常远，瓮声瓮气，不吵人，不管住在哪儿的学生，都可按着这钟声起居作息。钟声，成了时间的标志。

小镇里还有一种钟声，那是树林子里天主教堂晚祷的钟声。钟声一响，那些碧眼黄发的老毛子们（俄罗斯人）便陆续从高而窄的拱型大门进入教堂。钟声如何，我已记不清了，磨灭不了的是伴着钟声的神秘气氛。

后来，走出故乡，告别童年，在一个一个的名胜古迹，看到一座一座的大钟，它们大都单独占据着一间亭台，巨大的喇叭花式的钟型，厚厚的钟壁，上面铸着捐资者的名姓和铸造的时间，除了供观赏，几乎没听说过敲响它是什么声音，好象压根儿就不准备用来敲的。即使是北京的“大钟寺”里的大钟，也只在固定的时间里，人们排着队撞击一下，据说可预示运气，